

# 宣化辽张文藻墓壁画《备茶童嬉图》 图像艺术与社会文化

王隽彦<sup>1</sup>, 张悦<sup>1</sup>, 王英曠<sup>2</sup>

(1. 福建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2. 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宣化辽张氏家族墓室壁画以丰富的内容场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再现了辽统治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其中张文藻墓壁画《备茶童嬉图》,围绕“备茶”这一主线,巧妙地把备茶、童嬉、教子三个图像内容构思在一起,描绘了一个逝者理想的“幸福家园”。透过壁画图像信息,我们可窥探“茶”已经成为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和墓葬装饰的重要母题,并推断辽茶文化上承于唐、相近于宋,证实了辽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

**关键词:** 辽墓壁画;《备茶童嬉图》;图像艺术;社会文化;茶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79.41; K2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4)02-0150-06

## Image art and social culture in “Preparing Tea with Children Playing” in Zhang Wenzao’s tomb murals in Xuanhua of the Liao Dynasty

WANG Junyan<sup>1</sup>, ZHANG Yue<sup>1</sup>, WANG Yingying<sup>2</sup>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2. College of Fine Art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murals of the tombs of Zhang’s family in Xuanhua of the Liao Dynasty reproduce the social culture and living customs of Liao Dynasty with rich scenes, vivid figures and exquisite artistic expression. Among them, the murals in the tomb of Zhang Wenzao, “Preparing Tea with Children Playing” revolves around the theme of “preparing tea”, cleverly conceive together the three scenes of preparing tea, children playing, and teaching children, depicting an ideal “happy home” for the deceased. It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mural image information that “tea” ha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aily life of the Liao people and an important motif of tomb decoration, and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tea culture of the Liao Dynasty was inherit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d was close to that of the Song Dynasty, which proves the mutual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entral Plains.

**Keywords:** Liao tomb murals; “Preparing Tea with Children Playing”; image art; social culture; tea culture

宣化位于长城以北,隶属于河北省,临近内蒙古自治区,辽太宗会同元年后属辽国,被统治长达两个世纪。辽统治者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安抚汉民,实行南北分治,选派汉人治理汉地,并效仿中原,引进汉族各种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使当时

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因辽太宗推崇汉唐文化制度,又受汉族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原本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表现为辽内部政权逐渐封建化,不仅任用大批汉族官吏,而且在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精粹,创造了特色

收稿日期: 2023-10-03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FJ2021A022)

第一作者简介: 王隽彦 (1979—), 男, 福建福州人,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画创作与理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美学。

鲜明的多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辽代文化。从文化史视角来看,丰富多彩的辽墓壁画恰好印证了这一特点。

辽国汉人墓葬主要分布于今河北、内蒙古、辽宁、北京与山西的北部一带,多数为室墓。建墓者以现实生活场景为原形,采用独特的建造方式和壁画、彩绘等装饰手法,巧妙地逝者在彼岸世界建构了一个气息浓郁的生活空间。此类壁画墓是辽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墓葬类型,其丰富的壁画装饰内容再现了辽统治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其中,20世纪90年代在河北张家口宣化下八里村考古集中发现的辽张氏家族墓,其室壁上绘有《备茶图》《车马出行图》《散乐图》等壁画,内容情节丰富,人物形象生动,艺术表现精湛。邓惠伯先生认为这些壁画客观上就是墓主时代的社会变迁和个人经历的真实写照,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sup>[1]</sup> 本文结合辽宋时期的文化艺术背景,对宣化辽张文藻墓室壁画《备茶童嬉图》图像内容进行分析解读,论述壁画背后蕴含的文化渊源与社会外延,揭示“茶”对于辽人日常生活和墓葬装饰的重要性,以探求辽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

## 一、张文藻墓与《备茶童嬉图》简介

宣化辽张氏家族张文藻墓发掘于张世卿墓东南约50 m处。<sup>[2]</sup> 张文藻,辽代归化州清河郡人,汉族,本地乡绅,其父张匡正,兄张文纪、张文震,妻同郡贾氏,育有一子张世古。据墓志铭记载,张文藻年少时沉迷于饮酒无法自拔,时常酩酊大醉,而立之年自我反省,远离声色,开始辛勤治家,从事农务,积累了大量家财,此后张文藻将产业交给儿子,一心向佛。辽道宗咸雍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去世,春秋四十有六。张文藻逝后其葬礼与张氏家族其他成员一样采用“西天荼毗礼”葬制安葬。<sup>[2]</sup> 道宗大安九年,张文藻墓被侄张世卿迁至张氏家族祖坟,“改葬于州北之隅,以示孝敬”<sup>[3]71</sup>。张文藻墓保留完整,未被盗扰,现存墓志、葬具、壁画、随葬器物等物品。

张文藻墓结构包括前室、后室、斜坡墓道、甬道、门楼等部分,如图1所示。墓门到后室通长

5.68 m,后室距地面为1.5 m~2.6 m之间,墓道略短,修有阶梯11级,其北部于门楼前有天井一处,直达地面。墓室门为拱券式,上部为仿木式门楼,拱券斗拱上均以墨线勾勒出花卉纹样。墓前室为长方形平面,后室为圆形平面,前后室之间隔有拱形甬道,其后室北壁中央设一仿木结构式砖雕门楼。在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中,皆有大量的壁画覆盖,绘有伎乐、侍女、童子、仪仗、仙人、花卉纹样、星图等。基于辽代的民间习俗和丧葬文化,对张氏家族墓壁画图像进行比较分析,可知张文藻墓壁画的图像内容、表现形式、绘制方位等明显带有家族墓室统一的模式化特征,既有装饰作用,又具有特殊的礼仪性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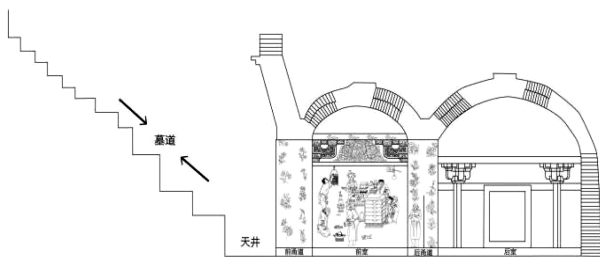


图1 张文藻墓剖面图及前室东壁壁画展开图

Fig.1 Section view of Zhang Wenzao's tomb and mural development of east wall of front chamber

《备茶童嬉图》,如图2所示<sup>[3]26</sup>,位于张文藻墓前室东壁,长1.7 m,高1.5 m,画面由八个人物与相关茶具组合而成。图中人物可分为两组,左面一组有四个孩童,两人着汉装,两人作契丹装饰打扮。四名孩童藏于六层盂顶食盒和方桌后,面左窥视前方。两张方桌上整齐摆放着执壶、茶碗、茶盘、食碟、果盒、文房四宝、经书、纸函等。壁画右边绘有一华服女子及三个孩童。汉装女童正踏于契丹男童的肩上,两手正伸向装满桃子的吊篮。另一侧还站有一位契丹男童,正抬头凝视偷桃女童,双手撩起兜满桃子的衣袍前襟。那位华衣女子眉目清秀,右手持桃,左手指着偷桃女童,似在责备又似在担忧女童的安危。四人中间地上放置了茶碾、朱漆托盘、风炉、团扇等器物。整幅画作呈现出一派欢乐有趣、温馨幸福的家居生活景象。事实上,我们把墓室全部壁画图像信息进行汇总,可以发现其描绘的场景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再结合墓室中遗存的陈设布置和随葬物品,由

此判断张文藻生前应该是个热爱生活、关爱家人、富有情趣之人。



图 2 张文藻墓前室东壁《备茶童嬉图》

Fig.2 "Preparing Tea with Children Playing" on east wall of front room of Zhang Wenzao's tomb

## 二、《备茶童嬉图》的图像意趣与艺术表现

### (一)“茶”生活的延续

宣化辽张氏家族墓中关于“茶”主题的壁画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辽代中国北方民间日常的“茶”生活,既有工序细致的备茶流程描写,也有煮汤、奉茶、点茶、饮茶等具体情景描绘,可谓“满室茶香”,使人如同身临其境。从这些壁画的图像信息中,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辽代贵族对茶的热爱和饮茶态度,也可以了解辽人茶室的空间陈设、茶器的种类样式以及备茶的工序过程,生动地反映出辽宋时期盛行的饮茶之风和浓厚的茶道文化。

张文藻墓《备茶童嬉图》以方桌与食盒为画面视觉中心,描绘出一群孩童正在茶室中玩耍嬉戏、女子严肃呵斥的生动场景,犹如鲜活的人间情景再现。“此时此刻”不禁让人对男主人的活动和态度产生联想,或许在佛堂诵经,或许在内屋歇息,又或许外出访友,于是给孩童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玩耍的空间。而那些摆放整齐的茶道工具与器皿,主人平日用来书写诵读的文房四宝和经书,以及有序的家具陈设组合在一起,又使得茶室透出几分清雅,体现了“禅茶一味”的传统禅茶文化精神,也从侧面印证了张文藻中年之后一心向佛的记载。对壁画图像信息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张文藻墓《备茶童嬉图》图像所营造出来的场景与张氏家族其他墓室前室东壁《备茶图》中侍者紧张而热闹的备茶工作完全不同,例如 6 号墓《备茶

图》<sup>[3]48</sup>(见图 3,墓主身份暂不明)、10 号墓《备茶图》<sup>[3]5</sup>(见图 4,墓主张匡正),前者更加轻松活泼,后二者更加庄重严谨。《备茶童嬉图》的整体构思十分巧妙,看似与备茶内容毫无关联,但围绕备茶的主线却真实地贯穿了整幅画面:一方面,壁画的方位和内容符合家族墓室祭祀空间的礼制要求;另一方面,琳琅满目、摆放有序的茶器间接展示了宋辽时期备茶的繁琐工序和饮茶的精致讲究,描绘了墓主生前风雅的日常生活以及期待逝后这种生活状态延续的愿望。整幅壁画以静写动,寓意于器,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与精妙的表现手法。



图 3 6 号墓前室东壁画《备茶图》

Fig.3 Mural "Tea Preparation" on east wall of front chamber of Tomb 6



图 4 10 号墓前室东壁画《备茶图》

Fig.4 Mural "Tea Preparation" on east wall of front chamber of Tomb 10

### (二)孩童乐园的重现

辽宋时期,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促使百姓生活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一时期表现民间生活题材的风俗画广为流行,其中婴戏题材的作品深受民众喜欢。“婴戏”顾名思义就是孩童嬉戏、玩耍。婴戏图即描绘孩童玩耍游戏场景的绘画作品,主要借表现孩童天真烂漫的生活情趣,表达人

们追求多子多福,渴望家庭幸福、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sup>[4]</sup>《端阳婴戏图》《秋庭婴戏图》《百子嬉春图》《傀儡婴戏图》等即为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代表。婴戏题材的流行与传统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孝道文化有重要关联。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子孙满堂是每个家庭的美好期盼。人们通常将婴戏题材的图案装饰于日常生活空间作为精神寄托,并一直沿用至今。依墓志铭记载,张文藻一生只有一个子嗣,这种家庭人口构成比例在古代社会应属于少数,由此可大胆推断墓主企图通过表现孩童们在茶室嬉戏、打闹、偷桃、躲藏的有趣画面,表达多子多孙的期望。这与辽宋时期婴戏图的内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也可以把《备茶童嬉图》归纳到中国古代传统风俗画婴戏图的范畴中。

《备茶童嬉图》中七位孩童神情迥异、活泼可爱。偷桃女童踩在男童的肩膀上微微踮脚,全神贯注,伸直双臂去拿竹筐中的桃子。脚下的男童年龄稍大一些,两边唇角向下撇,眼睛微鼓,似用力憋着一股劲,生怕身体晃动导致女童摔倒。另一位男童弓着背,撩起衣袍前襟,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童的双手,做好接桃子的准备。而画面左侧藏在方桌与盂盒后的四位男童,动作小心翼翼,明显生怕被人发现。他们唇角微微上翘,眼光一同聚焦在偷桃女童身上,好像在暗中观察一场“好戏”,展现出男童们淘气的神情。相较于张氏家族其他墓室严谨纯粹的备茶画面,张文藻墓《备茶童嬉图》向我们展现了墓主的另一个愿望,即家族后代子嗣兴旺。墓主希望茶室不仅是品味生活、读书修心的场所,同时也能成为孩童嬉戏的乐园,体现出其对孩童的喜爱之情。

### (三) 母对子的教化与关爱

古云:“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之大半,盖以母教为本也。”<sup>[5]</sup>在古代中国,母教是中国传统女德思想的核心之一。家族中的男性通常忙于外部事务,女性则遵守“三从四德”的纲常伦理,相夫教子,担起培养教育子嗣的任务。从唐代起,妇婴题材的绘画作品便多含母教色彩,这既反映了中华传统儒家礼制和孝道文化,也象征着家庭幸福美满、母慈子孝,如唐代周昉(传)《调婴图》、宋代《蕉荫击球图》等。张文藻墓《备茶童嬉图》亦是如此。

《备茶童嬉图》人物形象中,有一位身着朱红

色下裙的年轻女子,头上梳有三个高髻,发髻上由笔墨画出簪花珠钿,缀有朱带,额头与两颊旁细细绘有贴发与螺钿。女子面部清秀,五官由极细墨线勾画,面颊以浅红敷匀,脸颊带有些许红晕,犹如真实肌肤质感。人物面部饱满,眉头轻蹙,眼神严厉,唇舌微张,整体表情鲜活生动,似乎正在严厉教育偷桃的孩童。通过人物的表情、动作和着装,可以推断其为孩童们的母亲。根据图像分析,女子与孩童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未做出过多亲密行为。从其视线聚焦于偷桃女童的身体来看,除了传递出母亲对孩童们偷桃行为的指责外,更透出几分出于安全的担心和忧虑,体现了母亲对孩子们成长的教化与关爱。母与子的互动,让《备茶童嬉图》带上更加浓郁的生活气息,刻画出了墓主家庭的天伦之乐。

## 三、《备茶童嬉图》的文化渊源与社会外延

辽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墓葬装饰的重要主题。从已发掘的辽墓壁画图像信息可知,辽人备茶的流程和所用的茶具,与唐宋时期中原汉人居住地饮茶传统十分相似,以此推断辽统治地区的茶文化应上承于唐、相近于宋。对茶题材绘画的深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宋、辽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之间相互吸收、融汇以及创造和发展。

### (一) 备茶的茶具与用法

《备茶童嬉图》中展现出的茶具种类齐全、摆放有序,包含碾茶、煮茶、奉茶、点茶到饮茶等备茶流程所需的器物,与《茶具图赞》《茶经》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反映了辽代的茶道文化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为进一步了解辽代民间茶文化的流行与发展提供了有力实证。壁画前方地上摆放着茶碾,用以把锯成小块的茶饼碾成粉末。茶碾由两部分组成,上方是船形碾槽,下方则是束腰形长方座,碾槽中心带有一圆形锅子。旁边的红色大漆托盘上摆放着清扫碎茶末的茶刷、锯茶饼的曲柄锯子以及绿色茶饼一方。用来煮水的莲花状风炉上放有一把带盖执壶,炉边地上有一柄精致的小团扇。陆羽的《茶经》中强调了煮茶时火候的“精到”会影响茶水性质,小团扇则便于精准地控制火候,说明辽人备茶同样细心讲究。方

形茶桌上另摆放着一把用以烹茶的执壶,颈身细长,口部为侈口,腰部收腹。两把执壶与墓室供桌上遗存的执壶实物形制相同,带有典型的契丹风格。早期的契丹民族过着“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长颈壶因其不易洒出的特性多用于取水储水,是迁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因此有学者认为辽代长颈执壶结合了契丹早期长颈瓶和唐宋执壶的特点,逐渐发展演变成瓶身更细长的形态。<sup>[6]</sup>《备茶童嬉图》中描绘的两把执壶提供了直观的证据。在执壶前方有一套六只倒扣的白色茶碗,即《茶经》中所谓的茶瓯,大口小足,足为玉壁状,腹部较浅,形状似斗笠,旁边另有两只花瓣式口碗置于托盘之上。

辽代煮茶法同样效仿唐宋茶法,前期把执壶直接置于火上,将碾好的茶沫放入壶中,煮开饮用,中后期则变为用执壶将汤煮沸并直接倒入盛有茶沫的碗中。可见,彼时的辽人饮茶方式在向中原地区靠拢,从唐时的煎茶逐渐过渡到宋时的点茶。但因辽国地域特点、气候条件的影响,辽国百姓喜欢在茶中加入盐、奶等调味品,这些饮茶习惯在《备茶童嬉图》中也有体现,如盃顶盒后方桌子上放置的红帽圆坛,据学者推断极有可能是用来装盐的盐罐。<sup>[7]</sup>

综上所述,彼时辽代,尤其是张文藻墓所处的宣化汉人居住地区的茶道文化既承袭了唐代饮茶传统,又融合了宋时中原地区的饮茶文化,生成了独具一格的茶道文化。

## (二) 备茶图的发展与功能

有关“茶”题材的传统绘画作品在宋以前就已有先例,如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在此图中,阎立本不仅生动刻画了萧翼如何诱骗辩才和尚手中的《兰亭序》真迹,而且也再现了古时茶器和茶具,描绘出古人烹茶的整个方法与过程,同时证实了史书上僧人以茶待客的史实。<sup>[8]</sup>其后张萱的《烹茶仕女图》,周昉的《烹茶图》也是唐代茶画中的代表。五代时期,以“茶”为题材的壁画出现在墓室中。1994年在山西省太原市第一热电厂发现的北汉天会五年(961)壁画墓中的“备茶图”,较为详细地呈现了备茶的程式与器具。图中绘有三名男侍从和一名女侍从,他们四人分别端盃、托持带碗注壶、抱盘口瓶、端果盘<sup>[9]</sup>,其中托盃、注壶、盘口瓶都为基本备茶用具,表现了较为完备的备茶场景。此后,以“茶”为母题便成

为宋、辽、金时期墓葬装饰中常见的壁画题材,而“茶画”形式的多元化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

在宣化辽张氏家族墓群中(除个别单室墓如张恭诤墓、张士本墓外),备茶图作为侍奉类题材,与备酒、备经、备馔、持巾、持扇、持钵、持镜、持盂侍者等其他家居侍奉场面壁画一同分布于前室或后室。1971年最先发现的张世卿墓,后室壁画分为十三组,共出现人物22个,皆为日常起居侍奉,包括温酒、持盂、持拂尘的侍吏和启箱侍女等。绘于西壁的备经图由两名老年侍者组成,一人托起茶盘,持茶勺拨动茶沫,另一人执壶冲汤,配合默契,二人中间方桌上摆有茶具、食盒等。<sup>[10]</sup>图中描绘的备茶用具和茶室布置,可令人直观感受到侍吏在精心有序地准备茶点。相较于张世卿墓备茶图,张文藻墓备茶图在“备茶”主题上添加了“童嬉”题材,显得更加生动有趣,充满天真烂漫的生活气息。虽然与张氏家族墓中其他备茶图形式有所不同,但从壁画图像内容完全可以判断出这些备茶图有着相同的作用与固定的程式,如各墓(除却1号墓、4号墓和5号墓)备茶图皆绘于前室东壁,与前室西壁散乐图相呼应。梁思成先生认为:“对称布局适用于礼仪之庄严场合……其布置秩序为左右分立。”<sup>[11]</sup>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备茶图与散乐图两种题材壁画在宣化辽张氏家族墓中是一组较为固定的搭配。这两组题材壁画将墓室打造成带有娱乐与祭祀逝者功能的礼仪性空间,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茶为祭”与“以乐为祭”已经作为一种丧葬礼仪进入了辽代汉人墓葬中,成为了亡者逝后幸福生活的象征<sup>[12]</sup>,印证了宋、辽、金时期茶入丧祭的礼俗流变。

## (三) 茶文化的兴起与传播

我国茶史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夏小正》四月“取茶”<sup>[13]39</sup>、七月“灌茶”<sup>[13]53</sup>,至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东晋《华阳国志》记载,周王灭商之后,巴人有功被封子国,四川的“丹漆茶蜜……皆纳贡之”<sup>[14]</sup>,因此周时已有茶叶被作为贡品的记述。三国时期,茶叶从楚荆或长江中游,逐渐推广到长江中下游与江南地带。此时我国北方地区还鲜少饮茶。到了南北朝时期,茶饮方在北方少数士族中流行,但并未普及。《洛阳伽蓝记》记载南齐大臣王肃刚刚投奔北魏之时,饮食很不习惯,以致“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

鲫鱼羹,渴饮茗汁”<sup>[15]</sup>。可见这一时期北方仍以牛羊奶为主要饮品。至唐代,茶饮之风逐渐扩散开来,风靡全国,文人墨客尤爱饮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有云:“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sup>[16]</sup>宋时,茶风相较于唐更盛,《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sup>[17]</sup>。辽虽地处长城以北,本身并不产茶,但一方面由于宋代茶风的蔓延,另一方面因契丹人常年以牛羊肉与奶制品为主食,而茶有“止渴消食,除疾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sup>[18]</sup>之功效,故茶叶盛行于辽,受到契丹人喜欢,尤其是契丹贵族嗜茶成瘾,款待来宾时甚至效仿宋“先汤后茶”<sup>[19]</sup>的茶汤礼仪。同时,茶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物资来往于宋辽间,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就记载“(宋辽)各置榷货物”“榷川茶以换取边马”<sup>[20]</sup>。由此可见,我国的饮茶习俗经历了从南方普及至北方,由中原传播至边塞的缓慢历程,常见于宋、辽、金北方墓葬中的

以“茶”为主题的墓葬壁画即为茶文化传播的最好例证。

## 四、结束语

巫鸿先生认为,自汉以来古人就持续不断地通过墓室壁画为逝者描绘一个理想的“幸福家园”<sup>[21]</sup>。宣化辽张文藻墓室壁画《备茶童嬉图》刻画的内容和场景,不仅再现了张文藻生前的幸福生活,而且又代表着在另一个世界“理想生活”的延续,体现了辽张氏家族对于墓葬的重视和对逝者的孝心,也蕴含着保佑家族兴旺、子孙繁盛的朴素愿望。同时,宣化辽张氏一族作为当地名门望族,其家族墓室壁画是研究辽宋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的重要图像文献资料。透过壁画描绘的图像信息以及随葬物品,我们可以推断茶已是构成辽代社会理想富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用来祭奠供奉先人、提供其死后“生活”所需的佳品,从而证实了辽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

## 参考文献:

- [1] 邓惠伯. 中国绘画横向关系史:丝绸之路与东方绘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23.
- [2] 郑绍宗. 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6(9):14-48,99.
-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下)[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4] 蒲松年. 中国艺术史图集[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20.
- [5] 冉少春. 印光大师家庭教育文钞解读[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60.
- [6] 乔梁. 契丹陶器的编年[J]. 北方文物,2007(1):33-43.
- [7] 郑绍宗.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J]. 农业考古,1994(2):106-110.
- [8] 胡丹. 茶画:中国历史文化的窗口[J]. 农业考古,1994(4):150-157.
- [9] 徐光冀. 孙新民,蔡全法.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14.
- [10] 郑绍宗. 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5(8):31-39,95.
- [11]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1.
- [12] 李清泉. 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3):104-126,161.
- [13] 夏纬瑛. 夏小正经文校释[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 [14] 任乃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8.
- [15] 周祖谟. 洛阳伽蓝记校释[M]. 2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0:105.
- [16] 赵方任. 唐宋茶诗辑注[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50.
- [17]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
- [18] 陆羽. 茶经[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0:141.
- [19] 朱易安,傅璇琮. 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00.
- [20] 李昕升. 我国茶史简述[J]. 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2):7559-7560.
- [21] 巫鸿.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 施杰,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5-46.

(责任编辑:王圆圆)